

杜牧評傳

王西平 張田 著



王西平 张田 著

杜牧评传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杜牧评传

王西平 张 田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1.25印张 8插页 25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

统一书号：10094·712 定价：2.50元

樊川文集第一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
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
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
蜂房水渦蟲切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
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
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

图一：《樊川文集》，陽初刊本

樊川文集第三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陽長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
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鏤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
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
橋邊遊女珮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
月鏤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
連昌繡嶺行宮在玉輦何時父

图二：《樊川文集》，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序

吴 调 公

杜牧的诗我很喜爱，但并没有对它进行过系统研究，只是因为杜牧同李商隐友谊较深，而他们恰又是为人们所并称的、同以才华和高标见誉的晚唐诗人，因此在研究李商隐的同时，不无频频涉猎。时日既久，对这位怀着“欲把一麾江海去”的俊逸豪情的诗人，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事有凑巧，王西平和张田两位同志把他们费了大量精力写成的一部《杜牧评传》修订稿送给我看，要我给这书做序。对两位同志的殷殷下采之情，我既感到惭愧，也感到兴奋。惭愧，是由于力不胜任；兴奋，是因为我可以利用写序机会，向他们的优秀的科研成果学习，顺带也可以检阅一些有关资料，用以深化我对这位诗人的原有认识，从而满足我希望进一步了解牧之其人其文的宿愿。

谈到杜牧之于我，他给我的总的印象，恰恰如王渔洋说的“星宿罗胸气吐虹”（《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

感各题一绝》)这句话最富于概括性了。“星宿罗胸”说明他的襟怀浩荡，包括志趣高洁和胆识卓越；“气吐虹”说明他的气宇豪迈和骨格挺拔。这句评语，看来既包括思想的涵茹，也包括艺术风格的跌宕。如果不识杜牧的“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感怀诗》）那样一种雄图壮志，那么，要领会他的作赋论兵的慷慨意气是不可能的。本着这样一点点早已积蓄在胸中的朦胧认识，我读了《评传》，不禁叹为观止。这正因为，《评传》不仅深化了我的旧有印象，也使我得到一点启发，就是说要深入研究一位古典作家，对其人和其文的内在关系的掌握，有其必要。用竟陵派术语来说，就是抓住了其人其诗的“真精神”。《评传》在介绍杜牧生平思想时，突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抱负，论析了他重兵，知兵，善于用兵，而重兵恰恰又是为了去兵。在活脱脱地勾画出诗人才华、胆略的出众和思想活跃的基础上，进而展开了有关杜牧诗歌艺术的阐发，让诗人风格的豪爽、健朗、强烈、坦露、清新、明洁等等，胎息可寻。这和雄姿英发的杜牧，从其人到其诗，就凝成了一个浑然整体，给读者的印象不仅准确，而且鲜明。

作者之所以能勾画出杜牧的其人其诗的总体，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评传》的分析具有全面观点。历来对杜牧的评论，有的夸大他的风流放浪一面，也有的把他

的忧国忧民无限拔高，其实都是各执一偏。《评传》指出了杜牧是属于积极进取的一类，一生不息地奋斗，但并没有摆脱古代文人的通病，不时流露出一种感伤消极、玩世不羁、逃脱现实的情绪。特别是将其功名心和事业心的两者交织，而功名心恰恰表现了他的事业心这一特点，透辟地揭示出来，使人们不仅看出了诗人的思想光芒，也看出了诗人的局限性；不仅看出这一位晚唐初期的诗人身上的精华与糟粕，也看出了与此有些依稀仿佛之处的古典诗人群象的时代折光。

《评传》之所以能勾画出杜牧其人其诗的总体，还由于作者能把握杜牧的思想和艺术的内在联系。诚然，思想和艺术并不是一回事，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二者也未必完全统一。但应该承认，这两方面的联系是异常密切的，而一定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同作者的思想、感情、气质，和从生活土壤中逐步培养而成的人生意趣、审美经验，又都是息息相关的。李贺幽冷凄清的风格，不妨说是他的悲愤欲绝的感情的一种反映。李商隐的舒回绵邈的境界，未始不渊源于他在幼年时代早已就培养起来的多愁善感和深思冥索的气质。杜牧，自然也并不例外。《评传》在思想和艺术这一对矛盾的内在关系的掌握上是做出了努力的。当分析诗人艺术风格的内涵时，当联系到有关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作者绝不是就形式论形式，而能提到美学高度，探本穷源，尽可能把思想和艺术统一起

来进行阐述。如论及杜牧的爱国诗并以其名作《泊秦淮》为例时，指出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这一派迷离夜色中的特定气氛，点明这夜色不但涂抹上晚唐时代的凄迷色调，更给人带来不祥的预感。从客观景色说，它象征着唐王朝国君荒淫误国以致国势江河日下的王朝命运。从抒情主体说，它抒发了诗人无法摆脱的空虚、怅惘和悲哀。这是忧国诗人的蒿目时艰，也是一位善于铸炼典型情景和渲染出时代气氛的卓越诗人的艺术创造。这是艺术分析，但也是思想分析。这是对杜牧在一首七绝诗中即景生情的美感再现，但它又说明，作者能见微知著，把别饶深意的诗境，提到了时代脉搏和一代兴衰的高度加以掘发，使读者既看到杜牧其人其诗的总体，也看到秦淮烟月图景中唐王朝末世的危机征兆。

《评传》之所以能勾画出杜牧其人其诗的总体，还更因为作者对杜牧的历史背景，做过一番细密、深入的研究。孟子有所谓知人论世之说。法国评论家泰纳也曾谈过，作为一定时代中的作家往往能发出一种强音，但这强音并非孤立，因为在它周围往往还响彻着尽管低弱但却与强音有某些类似的声音。因此，考察一位作家，不应停留在他本身，而必须针对他所赞成和反对的人、事进行分拆。杜牧诗中涉及到以甘露之变而闻名的李训、郑注。这两个人是谋划割除长期以来形成晚唐痼疾之患的宦官势力的，但历来却有许

多史家，曾对他们进行过非议。为誉为毁，众说纷纭。我在研究李商隐过程中，也曾碰上这一个棘手问题，为此请教过唐史专家，并反复思考过如何正确评价这一场历史事变。围绕这一问题，《评传》掌握了比较全面的资料，在借镜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经过深入分析，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判断。一方面指出李、郑之除宦官实出于私心，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他们有可取之处。认为杜牧把他们始终作为朝廷邪恶势力的代表，不免心存偏见。此外，《评传》还做出又一方面具体细致地分析，即肯定杜牧反对宦官擅权。杜牧对李、郑固然确有责备之心，但与此同时，却又隐含着这样一种心情，即深恨当时没有贤臣能为朝廷除害，为此而感到惋惜和痛切。面对着这一系列复杂的历史问题，作者做出了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既不同于王夫之把他们一概贬为“小人”（《读通鉴论》卷二十六），也不同于王鸣盛把他们拔高为“奇士”（《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

杜牧的文学主张，强调“文以意为主”，并深以“随人后”为忌。王西平和张田同志对杜牧的研究，恰好是在这两方面有所实践，确乎无愧于杜牧的知音了。经过知人论世方法的钩稽，相当准确地论述了杜牧的“意”，让读者比较完整地看出这是一位“星宿罗胸气吐虹”的诗人图象。而这些“钩稽”，却又是借镜前人但并非随人之后的。（特别是《樊川集》中有些在过

去长期不曾被人重视的诗篇，如《题镜江馆》、《即事黄州作》、《怀紫阁山》、《台城曲》三首、《秋梦》等等，《评传》都从思想和艺术上做了新的发掘。这种治学方法是值得肯定的，而运用这种方法写成的《牧杜评传》之获得可贵的成果，也就是理有固然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南京

目 录

序.....	吴调公 (1)
第一章 动荡不安的时代 由盛转衰的家世.....	(1)
第二章 抱负未遂的一生.....	(9)
(一) 齿少意锐的青少年时代.....	(9)
(二) 十年幕府生涯.....	(16)
(三) “三守僻左”.....	(34)
(四) 出守吴兴及晚年.....	(48)
(五) 杜牧与牛李党争.....	(56)
第三章 杜牧的政治军事作略和思想.....	(72)
(一) 忧国忧民的政治见解.....	(72)
(二) 出众的军事家才略.....	(81)
(三) 活跃而丰富的思想.....	(89)
第四章 杜牧的文学思想.....	(96)
(一) “铺陈功业, 称校短长”.....	(96)
(二) “文以意为主”, 并追“求高绝”.....	(99)
(三) 情与理相统一的审美观.....	(106)
第五章 杜牧诗歌的思想内容.....	(114)
(一) 揭示社会矛盾的政治诗.....	(114)

第一章 动荡不安的时代 由盛转衰的家世

我国诗歌发展到唐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二百八十九年间的唐代诗坛上，涌现了两千多位诗人，创作了近五万首诗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许多伟大的诗人，接踵而至，或并肩而来，形成了群星灿烂、汪洋腾跃的繁荣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罕见高峰。及至晚唐，虽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已非昔比，然而，诗的世界并没有沉寂，杜牧和李商隐像两颗耀眼的明星，光照文坛。所以后人将他们比作李白和杜甫，称为“小李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卷上）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以之评杜牧，他的艺术成就，堪称大家，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

杜牧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盛极而衰，走向最后崩溃的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日益加深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如，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汉民族与四邻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藩镇、朝官与宦官、朝官中朋党之间的矛盾，都急骤地激化起来。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初、盛唐时期，国家长期的安定统一，政治比较清明，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空前繁荣。杜甫的《忆昔》，生动地描绘了“开元全盛日”社会富庶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已有两千年发展历史的、深厚丰富的中国文化，在十分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从西域各国文化中又汲取了新的营养，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昌盛局面。然而，在这繁荣昌盛的背后，封建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缓慢到急速，在不断地加深中。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渔阳鼙鼓动地来”，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李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从此，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便一蹶不振了。

藩镇长期作乱，中央政令不能贯彻执行，形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藩镇割据，在政治上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在经济上，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唐王朝中央的赋税收入，一方面在本统治区内实行“繁刑暴赋”（杜佑《通典》卷四十《职官》），强迫“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破坏了生产，加速了阶级矛盾的发展。藩镇之间不间断的兼并战争，更给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唐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调兵削平藩镇。结果边防空虚，常有异族入侵，西北的吐蕃乘机东进，河西陇右长期沦陷。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吐蕃兵一度攻占长安，直接威胁着唐王朝的统治。及至晚唐，上述情况更加严重。

朝廷内部宦官擅权，朝官中朋党斗争，最高统治阶层日益腐败不堪，是中、晚唐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又一顽症。肃宗朝，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恃宠而干预朝政；代宗朝，命宦官鱼

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领禁军，开宦官操持军权之端。德宗执政以后，宦官专权的情况更加严重，甚至把军权直接交给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之流。从此，终唐一代，宦官专政，以至废立君主，几成常规。在朝官内部，又形成了尖锐的朋党斗争。到了晚唐，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日趋激烈。两党之间，当然有保守与革新之分，但党争却造成了朝廷内部的严重对立，故而唐文宗曾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面临重重危机的晚唐帝王贵胄，精神越来越空虚腐朽，而生活就更加糜烂腐化。他们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物质享受，就无止境地向着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下层人民劫掠诛求。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柳宗元的时代已经是“苛政猛于虎”了。据德宗时陆贽奏议卷六《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云：“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顷，贫者无容足之居”，贫民“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陆宣公集》卷二十）德宗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均田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然而“两税法”在实际执行中弊端很多。白居易说：“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结果是“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豪强富户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征赋，而贫苦农民不但要纳税，又有“变折”、“和采”等名目的刻剥，负担更为加重。此外，还有“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通鉴》卷二三三），所谓“羡余”就是其一。司马光在评述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时说：“于斯之时，阉寺（宦官）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公士卒杀逐主帅，拒

命自立，弗能清也；军旅岁兴，赋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通鉴》卷二四四）安史之乱虽然平息了，但将致大唐帝国于死地的各种社会矛盾却在中唐时期与日俱增地加深了。及至晚唐，严重的社会危机，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起来。

正因为这样，中唐以来各地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代宗宝应元年，浙东爆发了袁晁为首的农民起义，攻陷十州，有众近二十万（《旧唐书·代宗纪》）。后有高玉在京城南子午等五谷聚众起义，朝廷“招讨”，“连月不捷”（《旧唐书·李抱玉传》）。唐德宗统治时期，长江上有“江贼”出没，一次自湖口入犯江南西道，人数达三千之众（《通鉴》卷二二七）。此后，又有衡州邓裴起义（公元八五一至八五二），浙东裘甫起义（公元八五九）。最后终于爆发了延续十年之久的黄巢大起义。

这就是杜牧生活的时代。

杜牧，字牧之，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〇三）出生在京兆府万年县（今西安市）一个世代高门望族的官僚地主家庭。万年杜氏，出自西汉御史大夫杜周之后，本居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以豪族迁居茂陵（今陕西兴平县西北）。周子延年，又转徙杜陵（今西安市南）。汉、魏、晋、唐数百年以来，杜牧的祖先世代为官。西晋杜预，在历史上卓有盛名。他博学多能，精于刑律、历法、水利，又知军事、通兵法，曾注《左传》。人称“杜武库”，赞赏他胸中无所不有。杜牧是杜预十六代孙，系其少子杜尹这一支系。杜尹西晋时为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太守。尹六世孙杜颢，西魏、北周时住雍州（治所在今西安市西北）刺史，封安平公。颢六世孙杜希望，唐玄宗时官至恒州